

思想◎开放◎个性◎好读
名家讲谈



在这里，聆听，经典的秘密
演说经典之美
别出心裁，即兴调侃，率性而言
学术的讲演，睿智的散文

孙绍振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演说经典之美

孙绍振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说经典之美/孙绍振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2

(名家讲谈)

ISBN 978-7-5334-5118-9

I. 演… II. 孙… III. 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3605号

演说经典之美

孙绍振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编:276017)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26

字数 373千

版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118-9

印数 1—6 000册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7445)联系调换

《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顾 问：胡凌云 易 红

主 任：郑家茂

委 员：（按音序排列）

陈 怡 董 群 樊和平 蒋建清 凌继尧

陆 挺 吕乃基 王步高 王廷信 熊宏齐

徐 宏 徐 悦 张祥浩 张 燕

总体策划：陆 挺

总 序

高山起于深海，这套《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丛书缘起于历百余年的东南大学人文教育传统和持续十几年之久的东南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丛书在反映东南大学人文教育盛况的同时，也体现着我们对大学文化建设和人文教育理念的探索与思考。

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摇篮，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发挥作用。大学以其高品位的文化来浸润和培育学子的精神世界，以无用之形营卫大用，以澹泊之心收获大利。大学的文化品位固化于校园的大楼与大树之间，体现于人文与自然之美的有机相连，显现于师生的语默止静和为学任事之中。

大学的文化品位首先是历史的积淀。这种积淀使大学继承了绵延的文化血脉和高贵的精神品质。东南大学地处南朝刘宋四学、萧梁五馆、有明南雍和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三千年吴文化崇文重教、广博易良的气韵风骨和江左百代文枢的荣辱沉浮，孕育了这所百年学府崇高、沉静、雄毅的精神气质。徜徉在东大校园，遒劲挺拔的六朝松，巍然高耸的穹顶礼堂，九龙湖畔重檐庑殿式的教学楼、气势雄伟的李文正图书馆，大树与大楼折射出深厚的历史底蕴、雄伟的文化气魄，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超凡的文化诉求会不自觉地在我心中涌动，我们仿佛体味到，将“止于至善”作为校训是这所大学基于文化源脉的自然流向。

东南大学的人文教育传统可溯至其前身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其时，任学堂监督（即校长）的晚清著名的书画家李瑞清将学科设置依科学、国学、美术鼎足三分，初奠人文教育之规模。其后，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力

倡“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的办学方针，高扬人文精神。一时，东南大学名师荟萃，俊彦云集。陶行知、陈鹤琴、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熊庆来、叶企孙、秉志、邹秉文、胡先骕、茅以升、杨杏佛、孙本文、马寅初、李叔同这些史册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使东南大学获得了“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的称誉。

1922年，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等在东大创办了以“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围绕《学衡》形成了独立的文人群体——“学衡派”，形成了五四运动之后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营垒，为东南大学建立了鼎盛的人文传统。其后，罗家伦校长将构建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确立为国立中央大学永久的使命，这为中央大学发展为当时全国科系最全、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以有机的文化培育通才的理念和延续发展民族文化为使命的泱泱大风，在一代代东大人身上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大学的文化品位既基于历史传统，又根植于现实的创造。正如曾三次登上东南大学人文讲坛的著名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教授所言，“一所大学的文化生活常决定这所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和有文化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大学之大在于博大与深刻，大学的风格和与大师紧密相连。大学依靠学术大师用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吸引和影响求知若渴的学子。

百余年来，东大养成了自己亲近学术大师的传统。上世纪初，著名哲学

家杜威、罗素，文学泰斗泰戈尔以及梁启超、胡适等人文大师、学术巨擘都曾在东大开席筵讲。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继承与发扬悠久的学术演讲传统，致力于为东大学子提供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力邀科学巨匠、人文大师、文化名人开设精品人文课程，开设高品位的讲座，举办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十余年来，数百位人文名家和科学大师在东南大学登坛讲演，一时声振金陵，盛甲东南。

以塑造高峰体验为特征的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成为“学在东大”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华灯初上，大师入席；群生拥座，校歌声起；讲者娓娓，听者如醉；相与问答，引人入胜”是东大人追求博雅文化最为动人的文化生活场面。它与这所大学的大楼和大树一样存留在东大学子们灵魂的最深处。东大学子们正是在享用畅酣淋漓的精神盛宴中茁壮成长，聆听高品位的人文讲座和高水平的人文课程、亲近科学和人文大师成为东大学子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东大学子正是在这种高格调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高峰体验”，养成了博大的胸怀和宏阔的视野，使自己的思维深刻、追求的境界高远。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作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者，我们深恐随着时间的推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文字的阙如而流失，故而将名家大师们的精彩演讲和上课实录辑为“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美学、文化、人文教育、学术人生等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囊括众学。读者可从文字符号承载的广阔宇宙中，一览时彦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内

外之道、中西之学的精彩论述，体味一代学术郁郁乎文的蔚然盛况和一代学人光风霁月的德业气象。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所有关心大学人文教育的读者，以期将东南大学人文教育的精神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在学术思想界和广大读者之间架起达道通衢。愿这套丛书能如开启当代学术殿堂的钥匙，使读者得入其门，一览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东南大学人文讲演录》丛书编委会

二零零九年元月二日

自序

一

一个极其偶然的的机会，我认识了姜耕玉教授，是他把我介绍给东南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匆匆忙忙路过南京，第一次上台连讲稿都没有，凭着记忆讲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和诗歌的艺术奥秘。出乎意料的是，受到欢迎，从那以后，每年都受到邀请。连续不断的厚爱，让我深感荣幸。东南大学早在五四时期就是名符其实的东南学术重镇，能在这样的学府作讲座自然有一种成就感。在这里受到欢迎，更是一种赏心乐事。当然，年届七十，年年往返，不辞劳顿，也是为陆挺先生的盛情所感。这个青年人显然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极其严肃的责任感，他对讲座的选择是严格的，对各路学者口头表达效果的品评，很少世故的奉承，相反，常常是直率中带着几分天真，有时令人不禁会心而笑。当他在会上宣布，明年请我开一门选修课程时，学生的掌声，令我想起台湾诗人的诗句：掌声如群鸽飞起。他在邮件里的一句话，我一直感到很受用：“直到最近，我才明确，那就是和我们有如此渊源的专家恐怕就只有你一个。”

连续六年的讲座，可谓与时俱进，最早在浦口教室里，后来到本部吴健雄纪念馆报告厅，如今又在九龙湖新校区人文讲堂。我不但见证了东南大学



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人文素质教育从规模到内涵的日新月异。讲座已经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变成了后来的著名品牌。不管是瓢泼大雨，还是寒风凛烈，校内校外的爱好者，总是济济一堂。

到高等学府讲学，在我并不是稀罕的经历，但是，东南大学对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冥冥之中还是一种亲和力，那里的学生，那里的听众（包括从外部闻风而至的）素质之高，本来就令人惊叹，这几年更是蒸蒸日上，我在台上的发挥，越来越得心应手，有时竟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我要承认，我的讲话语速比较快，加上有时涉及某些前卫理论，一般水平的听众要跟上我的思路，达到和我心领神会的境界是不容易的。但是，东南大学的学子，反应之快，有时近乎禅宗顿悟的程度。每有隐含的机锋，意在言外的幽默，他们莫不心有灵犀，瞬时在我留下的逻辑空白中和我会合，时而会心而笑，时而满堂开怀。当我的笑和他们的笑融在一起，我体验到在其他大学作讲座很难享受到的幸福。

最使我感动的是，讲座六年，所讲的一切，大都忘却了，只剩下电脑里简朴的提纲。绝对使我又惊又喜的是，东南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居然把录音全部整理成文。将近三十万字的篇幅，要耗费多少精力和心血啊。当我完成了这部演讲录的文字工作的时候，不能不从心底对那些年青人表示感谢。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不要忽略他们的名字：

胡秀娟、游奇伟、王梦、商增涛、阎孟华、李国元、尤萌、赵丹、李福建。在他们之中，尤其是李福建，他还把文字作了初步的梳理，这就减轻了我许多负担。当然，我还对我的朋友毛翰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是他替我作了最后的校订，纠正了一些文字上的疏漏。

我衷心地告白，没有他们的辛劳，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存在。

二

把这本演讲录音修改、补充成一个可以印行的稿子，其艰巨性出乎我的

想象。记录稿里，逻辑中断，语法欠妥，修辞不当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有时，情况严重到令人害羞的程度。真是有点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的讲话记录。连续六年的演讲现场，自己感觉一直是挺美的啊，反应活跃，掌声、笑声不断啊，东南大学素质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士陆挺先生也屡屡告诉我“效果奇佳”。

等我把这个原始而粗糙的录音稿整理完毕，才明白过来，口头演讲和学术论文不同。学术论文是严密的、精确的，但是，如果把它拿到会场上去抑扬顿挫地念一通，其结果肯定是砸锅，原因就是学术论文是研究的结果，没有现场感，没有交流感，它只是单向地宣示自己的思想的成果。而演讲却不是单方面的传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和听众交流。讲者和听者的关系，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而是在平等交流，共创的关系。不管后来记录的文字多么粗糙，只要有现场的交流互动，有共同创造的氛围，效果就非同小可。现场交流，不仅仅是有声的语言，而且包括无声的姿态、表情等等全方位的身体语言，甚至潜在的心灵暗示都会有助于强化心领神会的氛围。宣读论文是严正结论的告知，语言是现成的，而演讲则要展示过程，思考的过程，选择词语的过程，观念和表达猝然遇合的过程。过程就不是现成的，你在台上，要尽可能把初始观念、朦胧的语意，定位的犹豫和豁然开朗的喜悦和听众共享。现成观念宣示是单向静态的，而生成过程则是双向动态的，有时听众笑起来，并不完全是欣赏你的才智，而且也是意识到你的灵感，正是他们的反应所激发，你不过是迅速抓住了那电光火石瞬间，让语言及时投胎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在记录稿中，一些逻辑的断裂和语言的空白，在现场似乎并不存在。回忆起来，这些空白大都由一些心领神会、无声的姿态和眼神等非语言的成分填充到饱和的程度。西方有一种说法，在现场交流中，有声语言的作用仅仅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余都是无声的、可视而不可听的信号在起作用。如果这一点没有错，那么世上就没有绝对忠实的记录稿，损失四成以上的信息是正常现象。即使有了录像，可视形象得以保存，效果仍然不能和身临其境相比。这是因为，交流现场那种共创的氛围，那种双方心有灵犀的精彩是超越视觉和听觉的。正是因为这样，任何电视教学，都不能代替现场课堂教学。



这样，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一个理论性的思考，那就是演讲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

演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其特殊规律的研究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领导、教师、经理可能多达几千万以上，在他们工作、生活中，演讲（作报告）中，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们的集会上，在我们的课堂上，把演讲与写文章混为一谈的习惯势力从来没有受到挑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会议，念讲稿，眼睛不看听众，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常规。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混淆了为文与演讲的最基本的界限。在西方，演讲从古希腊罗马时起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造纸技术落后于中国，演讲曾经是一门显学，就是在当代美国，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由于造纸技术的早期发展，把先秦诸子的口头游说忽略了几千年，造成了如今念讲稿的风行神州大地。对于演讲、讲座、讲课规律的轻视，造成了普遍的盲目无知。似乎演讲、讲座就是书面研究成果的传达。语音是唯一的媒介。其实，这是很片面的。早在古代希腊，人家就指出了，演讲的耸动听众的资源有三个方面，一是，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ethos）；二是，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pathos）；三是，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logos）。我们流行的念讲稿，却是把人家的三轮子的车子变成了独轮车。只要有起码的实践经验，都不难体悟到光凭诉诸道理的logos在台上是如何的尴尬，只有，把讲稿放在一边，把诉诸人格的ethos和诉诸情感的pathos调动起来，才有希望形成比较热烈的交流。

念讲稿，就是见稿不见人。演讲的道理，是人的道理，最动人的论断、用语，都和人格密切相关。演讲的人格，就是现场的不断变动着的语词、表情、姿态、躯体动作等。拿着稿子念，就把眼睛挡住了。而眼睛，是灵魂的窗子，恰恰就是最主要的交流渠道。美国卡耐基演讲术，甚至要求，演说都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你看到了他，你的眼睛在和他作无声的交流。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其间隐含的道理很值得深思。

正是因为这样，修改记录稿的任务，其实不仅仅在文字上的补充和订正，而是交流的、共创的氛围的恢复。

作为一种交流文体，演讲语言和学术语言有着巨大差异。当时我这样讲

到曹操：

《三国演义》，虚构了曹操（被陈宫逮捕以后）在死亡前面面，大义凛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宣言：姓曹的世食汉禄——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拿汉朝的薪水，现在国家如此危难，不想报国，与禽兽何异啊？也就是，不这样做，就不是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你们这帮小麻雀哪里知道我天鹅的志向啊！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是老天不帮忙，我有死而已！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语来说，就是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笑声）没有想到，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反而把人家给感动了。感动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虚构的，说：“我这官也不当了，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不要了，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从文学手法来说，这叫作侧面描写，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作烘云托月，也就是写曹操，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的效果来表现。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

讲的是一千多年以前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倚赖古代语言，则可能导致现场听众毫无感觉。相反“拿汉朝的薪水”，“就不是人了”，“老天不帮忙”，“面不改色心不跳”，“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咱哥们一起远走高飞吧”，等等，这样的语言显然不是学术语言，甚至不是书面语言，而是当代日常口语。挑选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古代的事情，是因为，原本的书面语言比较文雅，难以激发现场听众的反应，而当代口语则不然，它与当代生活和心理体验有直接的联系，因而，比较鲜明，比较明快，听众的经验和记忆比较容易迅速被激发。“面不改色心不跳”，“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哥们儿”，绝对是曹操当年的人士绝对讲不出来的。这里，最主要的不是回到古代，而是带着当代的话语经验进入古代历史语境。工作就分成两步，第一，先要迅速唤醒当代的感觉。第二，形成某种对于古代观念趣味性描述，在这里，不可忽略的是，语言中带着反讽的意味。再举一个例子：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恶棍逻辑。我已经无耻了，不要脸了，我不承认我是人了，你把我当坏人，把我当禽兽好了，当狗好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听众大笑、鼓掌）

当代口语的反复叠加，好处就是把它挟带着的感情强化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保证其超越了古代语境，才能把演讲听众的互动效果推向高潮。我们的教师、学者在讲课、做报告前，明明早已有了著作，有了讲稿，为什么还是开夜车备课呢？主要就是作话语转换，把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语言。口语当然不如书面语言严密，但是，他挟带的情感色彩，能够迅速引起共鸣。一般地说，演讲者和听众地位和心态不同，进入会场之前，心理距离是极其巨大的，首先就是对于演讲者的陌生感，其次就是对于题目的陌生感。最严重的还是，各人心里有各人的快乐与忧愁，家家都有一部难念的经。这就使得他们和演讲者期待其高度统一的凝神状态有极大的距离。演讲者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把他们五花八门的喜怒哀乐挤出脑海，以期缩短演讲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古代的事情，离他们的切身感受很远，再用古代汉语来讲述，等于是距人于千里之外。用当代口语叙述古代的事情，不但把听众带进当代，而且把听众带到现场，让他们从你的用词中，感受到你的智慧和机灵，他们的陌生感才可能慢慢淡化，和你之间的心理距离慢慢缩短。

陌生感是交流之大忌，陌生产生隔膜，隔膜就是漠然，不为所动，就是互相没有感觉，书面语言，尤其是学术语言的过分运用，或者滥用，在演讲现场，容易造成隔膜，尽可能少用系统的书面语言，穿插种种当代口语，有利于缩短演讲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使之在感觉上趋向认同。

《全相三国志平话》里讲到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命令，到东吴去说服孙权、周瑜和根本没什么部队的刘备（只有一两万人吧）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就在人家的会议厅里边，曹操的来使带来曹操的一封信，叫孙权投降。当然这封信写得水平很低，根本没有曹操的水平。你拉拢人家投

降也写得稍微客气一点，也要有点诱惑力嘛，这个曹操写的信怎么写呢？你赶快投降，孙权！你不投降，“无智无虑”，不管你有没有头脑，不管你是不是聪明，统统斩首——你如果不投降，我一到就不客气，通通的，死啦死啦的。（听众笑）孙权看了这封信，身为江东一霸（他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明孝陵的边上，吴大帝墓），这样一个大帝啊，讨虏将军啊，看了这封水平很低的信，怎么样？居然吓得浑身流汗。流汗流多少呢？“衣湿数重”，把衣服都湿了几层，这要有多少汗啊！（听众笑）我看肯定还有些其他的排泄物了。（听众大笑）

这里拉近的方法是，第一，是尽可能把感觉遥远的事情往听众的感觉经验近处拉，吴大帝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第二，把套语转化为具体的感觉，“衣湿数重”，不但有汗，而且有其他排泄物，还有红色电影里的日本鬼子的话语“死啦，死啦的”。这些话语的运用，其目的就是要把演讲者和听讲者之间的感觉合而为一。感性口语运用，就是遇到要上升到理论，也不可要坚持。如说到《三国演义》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

从艺术上来说呢？这样的虚构好在哪里？好在写他原来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却变成了坏人、小人、奸人。《三国演义》的了不起，就在于表现了其间转化的根源在这个人物的特殊的心理。这个好人，义士，心理上有个毛病：多疑。

就是讲比较抽象的理论，也不能用太多的理论语言，因为太抽象不容易理解，也难以感觉。这里的“好人”，“坏人”，就是要把抽象的语言变成感性的口语，把判断明快化，逻辑单纯化。为了单纯化，还把句法也单句化了，完全是简单句，短句，连接词统统省略。但是，在推理的时候，不惜作些排比重复（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这样可以加强感情的分量，又可以减缓节奏，为什么？和听众一起思考。



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西天取经，一路上，都是打出了生活的常规的。妖怪很多，一个个妖怪都想吃唐僧肉，孙悟空顺利地把它打倒，打不倒、打不过，怎么办？很简单，找观世音，妖怪再胡闹，观世音就把它消灭了。再往前进，又碰到一个，老叫观音不好，就再换一个人，如来佛，又把妖怪给消灭了。（听众笑）可是读者却连妖怪的名字都忘掉了。因为，在打的过程当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的精神状态，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同心同德，一往无前。这就不是好的情节。但是，有一个妖怪我印象绝对深刻——白骨精。当然不是因为她是女妖怪。前排的女同学不要见怪，我对你们印象比她还深。（听众笑）

从理论语言来说，这是比较啰嗦的，很明显，这是有意为之，这么不厌其烦、反反复复。一些地方，还插入了一些自问自答。这在论文中，可能是多余的，但在是讲座中，则有一种提神作用，同时也可以放慢推理节奏。面对东南大学这样重点大学的学生，这不是太婆婆妈妈了吗？不然，为了保证交流的全面性。会场上，几百人，你不能光和那些素质高，理解力强的、反应敏锐的听众交流，那样的人士最多只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士，你落下他们，他们就可能要开小差，要做小动作，还要发出蜜蜂一样的声音。因而，需要等待。怎么等待？不能停顿下来等待，用层层推进的办法，语词分量不断加重、观念在排比中推进。这样，已经理解的，因为强化的层递性，理解加深了，不觉得重复啰嗦，而不那么敏感的，也可以在强化的过程中赶上你的速度。一旦可以下结论了，可以很干脆，不一定要拖泥带水，可以下得很明快，很果断。因为，结论在层层推理的后面，是演讲者和听众有序互动、共同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像某些论文，先把结论亮出来，然后举例子。先下结论后举例子，可以说是演讲的大忌。结论有了，听众从根本上就停止思考了，也就无法交流互动了。

在这些方面做得到位，可以保证交流的顺畅，但互动、互创的氛围还不一定饱和，还不一定达到高度和谐。为了创造出高度和谐和互动的氛围，就得有一点趣味，通常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理趣和情趣，演讲的内容虽然是理性

的，为了吸引听众，当然要争取把事情和道理讲得有趣。一般地说，这就是理趣。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其最后说到民有、民享、民治（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不但道理深刻，而且文字上，把那么复杂的事情，只用介词微妙的变化来表达，就充满智慧的趣味，这就叫作智趣，或者理趣。但是，光有理趣，或者智趣，很难形成现场交流的持久专注。现场的互动，需要更强烈的趣味，那就是情趣和谐趣。情趣当然是很重要的，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就用排山倒海的排比句，来表现激情，进行“煽动”。他面对十万听众，不这样不行。他不能不把情绪极化、强化，强调黑人的要求的很小。林肯早有承诺，但却拖延了一百年，至今没有兑现。这种风格，应该说，更适合于政治鼓动，而且如果没有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太过强烈、持久的煽情，会造成疲倦。而学术思考，要引人入胜，过度的抒情和鼓动，肯定是不宜的，抒情往往夸张，容易变成滥情，一旦导致滥情，很可能倒胃口。在当今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对夸张的滥情是反感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演讲，似乎应该更多地依赖谐趣，也就是幽默。

《西游记》和《水浒传》（英雄仇恨美女）有所不同，它所有的英雄，在女性面前都是中性的，唐僧看到女孩子，不要说心动了，眼皮都不会跳一下的。在座的男生可能是望尘莫及吧，因为他们是和尚啊，我们却不想当和尚。孙悟空对女性也没有感觉。沙僧更是这样，我说过，他的特点是，不但对女性没有感觉，就是对男性也没有感觉。（大笑声）不过唐僧是以美为善，美女一定是善良的。孙悟空相反，他的英雄性，就在于从漂亮的外表上，看出妖、看出假，看出恶来。可以说，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假，以美为恶。你越是漂亮，我越是无情。和他相反的，是猪八戒，他对美女有感觉，一看见美女，整个心就激动起来。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真。不管她是人是妖，只要是漂亮的，就是真正的花姑娘，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口中念念有词的：“花姑娘的，大大的好！”（大笑声）他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唯美主义者。（大笑声）三个人，三种美学原则，在同一个对象（美女）身上，就发生冲突了。